

陈一凡 著

青青吟草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陈一凡 著

青青子衿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青吟草/陈一凡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5.8

ISBN 7-5325-4178-9

I. 青… II. 陈… III. 诗词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4856 号

青青吟草

陈一凡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

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宏达装订厂装订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8 字数 147,000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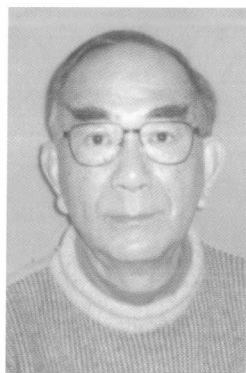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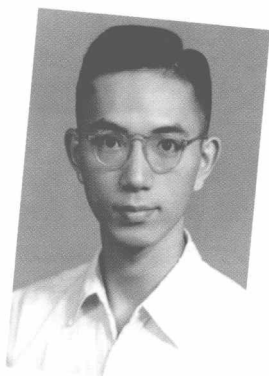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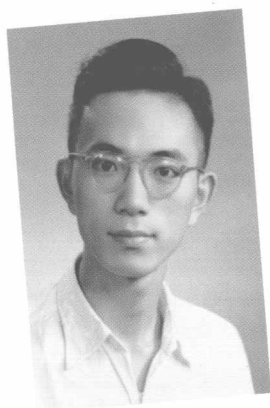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5-4178-9

I·1819 定价: 18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662100



芳茵留我坐，抱膝对斜阳



青壮中晚，浮生草草；笔枯墨烂，诗心未老。



1983年3月与丁芒、谢大光等文友合影于南京牛首山麓



2002年9月与沪上诗友黄润苏、杨逸明、朱振和等合影。

豪放婉约不拘一格唯其情真是以
语掣梅村迦陵再世定当把臂入
林

夢荅龔主人



钱仲联先生为《秋蜚集》题词手迹

握手

丁巳

丁芒先生书信手迹

自述·夢龍一見

支离唐名太誤之，平生得朱終未人知。
三千丈，眼底紅英十夢枝。古事真須開口笑，詩
篇切莫閉門思。恍如夢裏中，手後，首得真心
一片輝。

高美多情，驚宵出，浮生留客惡，驚枝。柳花綺陌
轉，飛早。唐暗雕梁燕語遲。夢里清歡空處，
我？人間白眼且由之。小園漸次，已誰錦，破聽
啼。聽動一危！

夢龍
丁卯年

钱梦龙先生赠诗手迹

江南芳草多情碧

——《青青吟草》序

丁 芒

我和陈一凡先生相识，完全由于散文的媒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工作，一凡在太仓师范学校任教。以文会友，曾邀我与天津散文家谢大光同去常熟、太仓晤聚讲学。他温文淳朴，秀外慧中，典型的江南秀才形象给我很深印象。此后虽难得谋面，而鱼雁常通。知他散文写得好，又有独到见解，我的散文集《酿熟了的怀念》出版后就请他评论，他竟欣然命笔。关于我的散文作品，通过口头和信函评者很多，但真正写成文章的只有一凡一人。这篇文章后来孤零零地收入我文集的附录中，与我百数十万字的两厚卷散文集形影相吊。连著名评论家李元洛在《丁芒研究学术讨论会》上也深表遗憾，他叹的是世风不正，叹的是知音难求。也因此，我一直把一凡视为知音，把他的这番温馨，深深藏于心底。

直到前年红豆杯诗词大赛，我担任评委，又被委托主持初评，从十多万份应征稿中淘选堪以入围的佳作。有古风《芙蓉山庄红豆歌》者颇令人注目，终评时，按其得分竟获三等奖。对照登记号名册，赫然乃陈一凡也！这时我才知道：一凡不仅是散文家，固亦诗词之雕轮妙手！

最近读其诗集和信中所所述经历概略，我才知道他的诗词能臻高境，并非偶然。

一、家学渊源。他出身农村，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，固性情中人，耽诗擅吟。一凡犹记得他写诗的神情：“满眼泪花，右手不住地颤抖。”（见其《父亲的诗》一文）家中古诗词藏书甚多，一凡少年时一度得肺病，辍学家居，朝夕讽诵，遂自通音律，率尔成篇，竟得乡间诗老赞誉。这种诗的环境、氛围，使他从小爱上文学诗歌，那些诗的灵境与词藻，很早就注入他的心灵。

二、资质聪颖。我一向认为人们先天资质的差别，绝不会如后来表现的那么巨大，重要的在于后天各种要素（如家庭、教育、习性、志趣、勤惰等）对智力的开掘、导引、锻炼程度不同，从而拉开了差距。一凡少年能诗，某诗老赞其“童年如旭日，柳秀独钟灵”（“柳秀”是一凡家所在乡名）、“洛诵诗篇感已深，少年才调冠当今”，赞的就是他先天的资质在上述主客观条件下得到发扬。

三、气质养成。林语堂说，诗词书画京剧之类国粹，是“中国文人的宗教”，一旦迷上，便沉湎难脱。一凡自己也悟到：“文学，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命运。是蚕就要吐丝，是蝉就要鸣唱，是萤就要顽强地闪烁自己的微光。”前者指客观上文化魅力的吸引，后者指主观上天然的命定。我认为中华文化深邃的内涵，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皈依，从而养成了文人特殊的精神崇尚，蕴涵其中，亦洋溢于外。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人文气质、诗人气质。这种气质固非招手即来，亦非矫揉可致，依稀可见，却又无从捉摸，可以说是文人长期积累的生命本能的自我塑造。有了这种气质，才能含孕天元，深化一切生命体验，诗人也才能写出有灵思、有个性、有魅力的作品来。一凡的文人气质非常明显。我想这是他的诗作能达到性灵化、个性化的原因之一。

四、苦难是诗人之幸。苦难足以摧毁人性，也足以磨锐精神。所谓“愤怒出诗人”，至哀至乐都能出诗人，盖足以引发激情而已。而苦难，无论是生活上的，精神上的，其起因，其深度，其结果，都足以激起

人们至悲至痛至愤至伤的感情，这种生命体验对于诗人来说，恰恰是灵感之渊，激情之源。一凡经历的苦难可谓多矣，除上述少年得肺结核家居外，长大后折磨尤多：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下放江浦农场劳动一年有半。一九五九年夏调回学校任缮写员，成天刻钢板，多至每天刻八张蜡纸，一万二千字。这种生活持续了十九年。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改正错案，一九八〇年五月调太仓师范学校任教，后任副校长。一九九二年退休。自一九六四年结婚成家，直到一九八六年与家人团聚，共分居二十二年。这种曾经弥漫全国的政治灾难，对每一个受难者的肉体乃至精神的摧残，确可以说足以致命。精神崩溃因而自尽、自弃、消沉厌世者比比皆是。坚守其人格，不隳其志趣，相反砥砺锐气、自强不息、复出后更加奋发精进者，也大有人在，一凡当属其中翘楚。即使在苦难历程中，他在劳动之隙，舐伤之余，竟成诗千余首，自编《青草集》、《江浦集》、《浮沤集》、词《秋蛩集》共四卷。这本《青青吟草》收入四百零七首，只占其全部诗词作品的三分之一。一九八二年加入作家协会，其诗作收入全国数十种大型选本中。哀兵必胜，至冤至苦至哀至怒出诗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我说这些，也算是我的一声苦笑，但也确实是被我及无数有相同苦难者的经历所证实了的规律。

对一凡其人之所以能写出较为上乘的诗词，作了上述本源性的分析、认知以后，不妨就其艺术表现上的特色，掇其三四要点，与读者共赏。

一、抒情底色：忧郁、凄婉、古艳。悲剧对人们心灵的震撼是无穷的。我国古典诗词中许多名篇之所以独具魅力，可以说大半来自悲剧式的抒情，如李后主、李清照的黍离之悲，岳飞、辛弃疾、陆游的报国慨。我小时候读古诗，常沉浸在这种悲剧感情的氛围中，心灵悸动，不能自拔，以至涵蕴终生。一凡不也是如此吗？他自认词比诗好，其实是这种抒情底色在词中渲染更多。如《高阳台》词云：

芳苑洲头，翠虹堤畔，夕阳红抹游船。才别薰风，萧疏十顷荷田。残红次第堆湖岸，替平波着意镶边。暗惊年，飞絮难寻，风影吹烟。

当时密约叮咛处，记低徊、双影摩肩。故柳知情，至今学话缠绵。背人倦倚台城堞，任斜风乱搅心弦。不堪看，帆在愁江，云在愁天。

《浣溪沙》（下阙）云：

欲引余潜供病眼，未妨狂药染衰容。野花偏向晚秋红。

《浪淘沙》（上阙）云：

霜轂晓间关，冻月愁弯。劳生最是别离难。夹道疏杨如有意，一路追攀。

即使他的七绝：

依旧当年玉带桥，天涯人散梦迢迢。何当燃烛花深处，中夜来听紫玉箫。

也够哀婉凄绝的了。他的《小区六景》写现代生活，抒情底色有意改变了，虽然新鲜、明朗、活泼，但从艺术感染力来说，比之前者，总觉得逊色。真是无奈，因为前者正是他的情感底色形成的个性化作品，而后者在创作心态中掺杂了许多外加成分。一凡最爱读黄仲则的诗，他在《唐多令·书黄仲则〈竹眠词〉后》一词中，说他「赋新词第一工愁」，这大概也可视作夫子自道吧。

二、意象建构：深邃、自然、警拔。一凡诗词中几无概念、平浅句。如《点绛唇》词：

醉发蓬松，自将孑影风前吊。忽然长叫，破涕还成笑。

敝葛寒毡，未戒清真好。闲欹帽，浅吟低啸，犹是江南调。

道尽含泪抒狂心态，却无一言交代背景或事由，读者自可清晰地看到一个受尽欺凌还欹帽醉吟的苦难文人形貌。作者自己是抒情主体，但建构意象却有主客之分。上引词是主体的意象，而如其七绝《晚步有见》，就是通过客体意象来抒作者之情的：

野村寂寂水渐渐，一径柔萝绊柳丝。青草河边阶石湿，浣衣人去未多时。

写的是晚步所见的一处小小的场景。前三句全写景色，只末句悄悄点出诗人心中之「情」——猜想浣衣人刚去。因前三句渲染的柔美、轻盈、含而不露的景色、氛围（象），末句「意」着于「象」上，使人思想上产生联动：这个浣衣人大概是个年轻姣好的女子。这种意象建构方法，常使人感到深邃、警拔而又自然，似乎于不经意间得之，确实高妙。

上述是从章法上论其意象建构的。一凡诗中有很多尾句、联句，也因意象建构巧妙而特别警策。如《无题》七律后半首：「情当极爱心翻怯，思到能痴梦转无。剩有分携两行泪，夜深洒上洛神图。」前两句写思念对方的至情，虽属理念的升华，心、梦却仍应是物质的「象」。末两句「两行泪」、「洛神图」则完全托以物象了，以之结尾，意象结合的效果，使全诗顿然一振。至于「巧将背影藏花影，笑把脂痕掩酒痕」，「比翼依依私语夜，双星耿耿有情天」，「无赖麝香萦蜡烛，有心皓月照芙蓉」，「当门花雨三千界，去日羊肠百八盘」，「何来冷雨沾衣白，难得衰颜借酒红」……佳联貂尾，美不胜收，细思之，不都是其意象的巧妙

结构吗？

三、生命体验：深刻、细腻、新颖。一生坎坷，因而生命体验丰富、深刻、立体；一生写诗，因而生命体验经过其诗性思维的编织，往往形成理与情深相结合，却又迸射绚烂多采艺术光芒的锦绣佳句：「贫到无锥犹作傲，愁缘积毁易成憎。」「知道诗人轻富贵，牡丹亭外不开花。」「焉支拙艳铅华涩，那及天然泥土香。」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现录其《登燕子矶忆丙午旧事》一诗。他于丙午年五月芒种夜攀燕子矶沉江未果，后三年作此。又三十五年，此诗获中华诗词学会所颁「国学创新优秀成果赛」银奖。

旧时江水旧时山，月黯风凄记昔攀。拚曳惊魂沉浊水，忍将绝笔掷朱颜。浮生只合当时了，跛足何须乘夜还！留得头颅唯一用，教人指点说冥顽。

读之令人心恻，令人堕泪。末句尤佳，点明此诗意旨，深化了自己未曾轻生的更深刻的价值观。这种细腻深刻的生命体验表现，使他的诗骨格铮然，撼人心腑。

四、锻炼语言：古雅、精美、含蕴。他大多数诗词，用语偏重古雅，非常精美，除了少数过分奥僻的字眼，大体还能适应当代有一定古典文学修养的人群的接受习惯。这是其优点，但也是缺点。有些诗词，尤其是早期的作品，奥僻的字眼、陈旧的词意，加上种种久已定格的形象，简直与古人的诗无异，现代感因此而大为削弱。这与他古典文学修养深厚、性情孤介拔俗及审美观念的偏嗜，大概都有些关系。不过他似乎对这点也有所警觉，在其锦章丽藻的密绿丛中，偶尔还有「儿女不甘风色冷，笑声喧出一湖春」、「谁家小女花阴匿，惹得妈妈没处寻」这类生动流畅的「疏红」。至于写现代生活的《小区六景》、《领孙杂咏》等诗，不但题材新鲜，感情明朗，连语言也一改旧观，如「声声锣鼓促登场，红幔开时彩满堂。羨煞近